



以灘為紙，肆意揮灑，好不酣暢。又因有淡水沿灘緩緩入海，海和灘並無明確的分界，水裏挾着砂礫慢慢地、慢慢地滾動，曖昧又纏綿。一旁被曬得乾了些的沙地，波浪沖刷的痕跡被完整地保留下來，像某個外星球崎嶇的表面。藍天白雲遠山碧海黃沙，這裏的海澄澈而自由。

銀礦灣。距離中環不到半小時船程的「度假勝地」，梅窩的銀礦灣是南海靠近大嶼山西側的一個凹陷較深的海灣，狹長的泳灘上三三兩兩的人群在岸邊戲水，突然目光被一個位於

「海中央」的人吸引，以為有人遇險不覺心驚肉跳，定睛卻看那人悠閒自得，海水才剛剛沒過腰身。原來，銀礦灣泳灘的最大特點就是灘底平緩、海水很淺，離岸百米仍未沒過一人高。泳灘一側盡頭是岸邊熟食市場，市場一側連接海邊步道，拾級而下才是餐飲空間，一邊臨水，微小的高差創造出神奇的體驗。

香港還有太多太多的不同的海濱，有的甚至叫不出名字，只是一水一岸，便自成風景。岸邊既有堆沙的孩子，也有放風箏的老人，有人追逐，有人沉思。香港很小，香港又很大。

在香港看海



HK人與事
殷楚紅

朋友說：「疫情兩年多，哪都不能去，憋在香港方寸之間，好沒意思。」

我反駁道：「怎麼會？香港城市景觀還是很豐富的呀。有山有水，還基本都搭乘公共交通可達。」

朋友又說：「看來看去都是那些山和海，都一樣嘛。」

乍聽覺得似乎確是如此，細細想來，即使只是海，每一處的海傍都「性格」迥異且鮮明。海水本身的洶湧程度、海岸的地質樣貌、近岸的水深、海對岸的景致、海濱的主要活動……隨便對比兩個海傍，竟難以找到兩個以上的相似之處。若如此，小大之說便不只是物理上的面積，而是意識層面的具體感受了。

銅鑼灣海傍。站在高層寫字樓裏透過整片玻璃幕牆看向窗外，高密度的城市竟被兩片巨大的藍色天空和大海夾在「一線之間」，遠處影影綽綽的青山高低起伏，和錯落有致的天際線相映成趣。九龍半島南端沿岸的標誌性建築一字排開，像是個天然的「城市博物館」。從海港城、尖沙咀渡輪碼頭、前九廣鐵路鐘樓、張力十足的香港文化中心到香港藝術館、VICTORIA DOCKSIDE包括線條柔美優雅的K11 MUSEA和俊秀硬朗的塔樓，再到紅磡、

黃埔的連續住宅，一幅壯闊的城市畫卷襯托着銅鑼灣的海傍，近處的避風塘裏泊滿遊艇，遊子歸家般寧靜而安穩。日落時分，斜陽輕輕灑在每幢建築，如同裹上一層金箔，光輝卻不耀眼。

西九龍海濱。近年來隨着西九文化區的不斷發展，文化藝術的氣息也在西九龍氤氳開來。海濱開闊的草地一望無垠，在香港都市區難得平視就能見到大片白雲層疊縫綉，偶爾幾束陽光鑽空灑向海天相接處，白雲被局部勾勒出金色的輪廓，神聖遼遠。微風輕拂水面，白浪肆意拍打岸邊的碎石堆，偶見垂釣者的身影，一城一海，一人一桿。夜色來臨，從美術館大門走下草坡，眼前一片璀璨燈海，像是一幅截然不同的面孔，點點「星光」是家中的盡享天倫，是辦公室裏的「廢寢忘食」，還是盞盞街燈給迷途之人照亮前路？小小的香港島上載着多少人的愛與哀愁。夜的海更加沉靜深邃，流光隨波浮動，久久凝望，彷彿這海能包容天地萬物。

貝澳泳灘。一次假日遠足，在村中迷路而誤入一片開闊的海灘，如誤入桃花源般，此處的沙灘和其他泳灘都不一樣，黃、白、黑三色沙子奇妙的混在一起，隨着水波流動混合出各式形態，像是有人執無形的大筆，以海為墨，

用對表情包

Emoji，香港叫訊息貼圖，內地叫表情包，台灣叫表情貼，我稱它貼圖。自從貼圖遇上手機族，就被機手們如痴如醉地迷上。

舉手掌「Hello」，握拳頭「加油」，雙手攤開是友善，用拉鏈遮嘴指禁言，伸舌頭眨單眼是滑稽，把一邊嘴角揚上去是調情，把雙手合十是感謝、祈禱、懇求，「耶」了一聲用食指和中指表示。

喜極而泣，熱情洋溢、口是心非，快樂得在地上打滾，還有欲控不能、無法自拔，還有尷尬、誤會、含淚、害羞、焦慮、拋媚眼、做鬼臉，以及書呆子、捂嘴撇嘴、失望又盡量忍住等，應有盡有的表情貼圖，把喜怒哀樂表現得淋漓盡致。

貼圖即形意符號emoji，最早出現在日本的無線通訊領域，他們用符號代替文字或者繪文字。第一個表情貼圖由栗田穰崇於一九九八年或一九九九年創造，貼圖設計的初衷是促進電子通訊，用以區別其他業務。現今，日本的職場動態貼圖也非常有人氣，特別是圍繞IT界的行政官、經理、推銷員，他們敬業勤勉的各種表情非常勵志，極其催人向上。

貼圖分門別類，無所不及，職場、慶賀、健康、天氣、飲食、嬰幼兒、大叔大媽、美女帥哥、動物植物。在網上交流，幾乎沒有不能用貼圖表達的事物，素材只有想不到而沒有做不到。



柳絮紛飛
小冰

裏面的人，動機和行為缺乏善意，結果被群起而攻之。

貼圖越來越多元，從吃湯圓糉子，到放煙花爆竹，到吐槽捱打；淳樸的灰姑娘也會被玩壞，只因它表達的是初戀女孩的心聲，哪怕玩笑一則也能被人諒解。有的貼圖在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指向，例如在香港，拍手是「恭喜你呀」，而在內地卻是「歡迎」，不過都能接受。

內地的「蘑菇頭」是一組二十一個圖案的組圖，圖畫看上去都傻裏傻氣的、賤賤的，但是竟能紅極一時，流行於世界。香港插畫師蘇泳康創作的「大麻成」貼圖，每套二三十款，有多套，表達的畫風非常性感，信息量也夠豐富。

貼圖幽默地將圖畫轉換成文字，能讓人想到「統一碼聯盟」The Unicode Consortium，此聯盟的宗旨是以統一碼取代現存的字元編碼。至今，統一碼聯盟每年還在推出新的貼圖。

貼圖除了用於玩手機，更多的還是被運用在公眾場所，正如一走出家門就看見的詢問、警告、垃圾桶、飲用水、衛生間、放射性、請勿抽煙等，以標識取代文字，一看就懂。



君子玉言
小杏

倔強，執念於小棗和豆沙，剩下的全是鹹肉糉。其原則之堅定，不啻於廣東人對辣椒的態度。吃了糉子總算對節日有個交代。在家鄉，端陽也是採摘楊梅的季節。如今，楊梅依然，斯人杳然。

這幾天的北京雲很漂亮——大寫意的藍天，大潑墨的雲朵。周日出門去追晚霞，夸父追日似的，迎着落日的方向一直跑到西山。不巧風大雲厚，沒見到想像中的晚霞。倒是能見度足夠好，可以俯瞰大北京，一直望見京城東部的中國樽。一馬平川之上，密密麻麻的建築綿綿延延鋪陳開去。不過，從完美角度看，若是城中有幾座略有起伏的小山，有一條略微寬闊的河流，平面中增添立體，沉穩中多些靈動——或許更好了。

上班日早晨，步行半個小時。晨風習習，斑鳩咕咕。晨光透過濃密的樹蔭印在人行道上，斑駁如畫。街邊步道多了一些晨跑的人，老者在樹林中抖空竹，鳴鳴作響。路邊的繡球花開了，人家這天天風吹日曬的都開花了，我家裏的「繡球小姐」天天被小心翼翼侍候着，卻矜持懵懂，絲毫沒有綻放的架式。

陽光明亮，藍天明麗，花草明艷。一切都是明媚的樣子。

想起四年前的八月訪歐，在莫斯科和聖彼得堡，在克羅地亞和斯洛文尼亞，晨起（假裝）跑步，看涅瓦河風景，看老城區的塗鴉，看薩格勒布寬大的有軌電車緩緩駛過，看盧布爾亞納街邊不知名的樹上掛滿好看的果子，街頭的老大爺友善地問好「Morning！where are you from？」想起香港，叮叮車搖搖晃晃駛過樓宇高聳的街角，中環的斑馬線上白領們匆匆交織而過，海味街上人們推着平板車裝卸貨物。想起故鄉，枕河人家在河岸洗刷，小販的叫賣聲沿弄堂一路響來又遠去，「鵝毛鴨



人生在線
崔和平

人邁入老年，記憶忽泛漣漪。「得兒！」「駕！」「喔！」「吁！」的聲音畫面，突然跳出。清晰近身，嗅覺悄悄參與，馬臭的味道似淡淡撲面……

上世紀六十年代，鄭州的馬路還真稱得上「馬路」，因為確實有馬，有時還有驢、騾、牛。城市小，農用馬車時常往來，馬臀部吊着糞兜，隨時裹入牲畜糞便。因糞便回田可壯地，也因城區馬路衛生有要求。駕車人嗓門洪亮，對車前拉套的牲口，吆喝聲厲，短促清晰，堅定明確，毫無含糊。四聲吆喝，四項命令。其作用就如機動車起步、油門、轉向、剎車一樣。人畜交流，暢達順和。馬兒馴服，垂貼無思，乖乖奉意，言聽計從。人喝畜聽，畜竟明意？我內心久久對話着「為什麼」，直到如今。

有意義與有意思



◀北京的美景盡收眼底，一隻蜻蜓飛過鏡頭。 作者供圖

毛甲魚背」，市井的煙火叫醒晨夢……

所有的清晨都如此美好，所有的花草都如此美好，所有的雲霞都如此美好，所有的善意都如此美好，所有的日常勞作都如此美好。這些美好，不分地域、不分時段，只需一個心情。

美學大師蔣勳說，在現代社會，我們談美這個詞，我有很大很大的感傷是我知道美多麼奢侈。「我們大概活得像人，才能看得到美。」我想，他的意思是當我們匆忙狂奔時，更像一台停不下來的機器。

節奏慢下來之後，心也靜了下來。我們看待這個世界，忽然多了自然的視角；我們的日常，忽然多了與自己對話的solo，多了對周邊與自己毫不相干事物的關注——原來有一個時間，是月季花繡球花的時間，是花間樹下伸着懶腰的流浪貓的時間。原來有一些故事，可以發生在踩單車充當拉風少年在長安街與天安門驚鴻一瞥的時刻；可以發生在胡同裏鑽來鑽去，與深藏功與名的四合院不期而遇的時刻；可以發生在陽台上澆花，與窗外探頭探腦的斑鳩眼神對視的時刻……

方覺此時才真正「像一個人」。這個發現，讓人哀傷又欣喜。

三個多月來，從旅居地到生養地再到生活地，三個風土迥然不同的三地，共有着同一個疫情，共牽着一個人的牽掛。看起來是在趕路，實際上在經歷心

境的獨自旅程。

在疫情兵荒馬亂中逃離香港。離開時，也是一個更早的早晨，瀰漫着淡淡霧氣，只有街角零星的人影和間隔很久的叮叮車——倉促又不捨。在親情鄉情中，吸吮着家鄉所有的氣息味道——安寧而恬適。在京城熟悉與陌生當中，驚喜又傻傻地調整自己。內心裏，留戀着老家的老街舊物，搶救似地一趟一趟走來走去。對於北京的一切新變化又歡喜得不得了。

人這一生所作所為的內容，就是兩個「意」——做有意義的事，過有意思的生活。

大事有意義，小事有意思。把利他的事做得有意義，把關己的事做得有意思。把家國大義的事做得有意義，把風花雪月的無用事做得有意思。枯燥但有意義的事，有意思地做。從乏味但必須做的事物中尋找有意思。有意義的事做得有意思，就會帶動更多的人，讓更多的人體會到意義。

大事或小事，個人認知不同，標準不同。家國事業，工作生活，柴米油鹽，等等。一切利他的事，一切關己之事，一切無關利益生死的身外之事，皆可。譬如一朵花開了，對於它是生命的意義，在我看是生活的意思。

滿懷激情去投入有意義的事，滿懷熱情去體會有意思的事。這也很有意思。

馬路的回憶

我家住花園路口，算是金水區靠北的城鄉結合部。除周日外，我會六天往返緯一路小學（在東西向的緯一路上）。這條南北路（花園路），車行不斷，馬車汽車皆有，踏踏響的馬蹄聲很好聽，節奏感尤強，愛爾蘭踢踏舞鞋表演時發出的踏踏聲，常常都能使我穿越童年，喚起記憶裏的馬蹄過往。

孩童好動，好奇，愛尋刺激。每逢馬車經過，我常常會和其他小夥伴一起悄悄緊跟，輕輕或臥或坐於車尾，得意洋洋……重量的關係（搭上好幾個小孩的時候），有時也會使車頭前張，引起駕車人的警覺。友善的車伕會回頭笑笑包容我們的調皮。脾氣不好的則會喝斥或用馬鞭回抽阻嚇驅離搭順風車的孩子。

花園路口（花園路緯五路交叉處）西北角，「釘馬掌」工地有時會設於此。它露天操作，困於需要，並不常設。有似今天路邊流動電動車維修點的意思。操作時間人圍

觀，孩子也不少。馬匹牽來拴上，工匠拍拍馬身，扳起馬的小腿，放在自己大腿上或綁在柁上，檢查、起掉磨損壞蝕的舊鐵掌，把換新的鐵掌原位釘上。馬蹄原生部分出現爛、偏、碎、裂情況時，也會先用鏟刀，自上而下一片一片用力切除，待修整成適合釘掌的形狀後再換釘新的鐵掌。鏟下的「腳墊」一層一層，爛屑一地。有人會拾去泡發，當肥料澆花或種地，肥力很好。固定鐵掌的釘子看上去很長，馬蹄的「腳墊」或「繭子」當有如此厚度。我還是常常替馬真正擔心，恐釘長貫傷馬掌，扎入牠的疼處，像人穿的鞋子，底內有釘或小石子就會傷腳，硌得生疼。

童年的時光，如一條不深不寬的小河，人人須得涉過。回憶中的硌腳，撫水，潑速，撲跌……很難忘懷。這是成長，是鄉愁，是美好。耳順之後的人們，夢中憶起這些童趣，可能也會如我，笑涎濕枕吧。

花悅滿城

為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五周年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於六月至十月推展「花悅滿城」計劃，讓市民欣賞色彩繽紛的園林景點和造型優美的花藝擺設，感受慶回歸的熱烈氣氛。

康文署分三個階段在全港各區選定的公園及地點進行園景美化工作，種植具觀賞價值的花卉和植物，為社區增添歡樂氛圍，同時美化城市景觀。

第一階段近日已經展開。圖為海底隧道灣仔入口旁的主題園圃「團聚、同行」。

政府新聞處

